

書

古

文

訓

書古文訓卷第七

永嘉薛季宣

泰嶽

惟十太季晉大岌丐盟離王曰嗟我友苗冢商越
戎馭豈歷士明聽斷惟天暨万物父母惟人萬物上
霽冒聰明迨元后元后迨天父母今爾王衆亞敷上
天各灸丁地沈酒冒色敵行競獻辜人呂矣官人呂
丑惟宮室臺榭陂池侶舫呂殘害丐亦萬姓焚炙忠
負刳務膾婦皇天震怒命戎亥下肅將天豈大勛未
集歸子小學發呂亦友苗冢商觀政于爾惟衆宅大
悛心鹵尼屈亞豈上帝神示遺年先宗廟亞禩犧牲

棗盛无亏凶盜幽曰奠大民大命它懲元侮矣佑下
民逖止而逖止帝惟元亨昧上帝竈媿三亡大臯亡
臯子害敵大越身忠同力庀惠同惠庀誥衆大臣儻
萬惟儻萬心子大臣式干惟弋心爾臯貫盈矣命我
止子亞順矣身臯惟臯子小學夙夜祗愬衆命文子
曾亏上帝宥亏冢土呂亦大勗底矣止罰矣矜亏民
民止所欲矣必勿止亦尚強予弋人留清三棄皆才
亞可失

書序作十一年秦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
者謂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

大統未集爲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
爲通數文王之年案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
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爲有臣謂之欺
天文王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
爾自古未有嗣君通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
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凡有冢土
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
亶天地之性人爲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
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
以長人而爲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於酒色

恣爲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爵
無世官罪人不孥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
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於無辜矣窮竭
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已大至忠賢之炮烙胎
孕之刳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固天之厭商而建
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倣以天之
威罪猶庶幾乎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
益容民盜其犧牲棗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以有
侮爲戒無道日甚可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爲
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
秩有德爲天命誅有罪爲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
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
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
德不義雖有天下之衆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
皆無貳志力之不等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
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用其人也商周之
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慮武王大勇如是寧有意於
淫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謀而同
所以爲代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

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惡德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禪受終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之祭也冢土社也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武既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絕而後可以討辜人也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欲爲天之矜民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秦古太字受

古紂字孟津在河陽温縣界

惟戊午王次于河腫羣后呂幣畢劣王專殉幣而斷
曰寤庫鹵土大芻咸聽朕心戎齊吉人爲善惟日亞
足凶人爲亞善亦惟日亞足今商王受力行亡庀習
弃犁老尼比臯人至酗歸獻臣下愧出壻家赴仇齊
權昧感亡骷顛天戴惠彰善惟天懲民惟侯奉天大
夏筮亞亨瘞天汜割丁或天專右命咸湯各黜夏命
惟殺臯浮于筮川卷元良賊獻諫脯胃正天矣命胃
敬亞足行胃祭亡莽胃越亡彘年鑿惟亞遠聖彼靈
王矣元呂子又民朕膠叶朕心戡去休祥戎爾必亨

三十一
衆大億州人離心離惠予大爾臣十人同心同惠
雖大周窺亞如志人天眎自我民眎天聽自我民聽
百姓大過天子式人今朕必徃戎武惟敷侵于虜
取彼凶殘戎伐用張于湯大茂勛才夫罕宅或亡置
寧執非敵百姓皞皞若崩耳角窳虜凶式惠弋心立
定耳珍惟亨魯立

河朔河北也羣后畢會大合諸侯之師也西土有
衆并言諸侯之師曰西土者三分有二之衆西伯
之所統也殉師而誓揚言之告也善惡之辨吉凶
之所分也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孜孜而

不知其足故孔子稱川流於誓者也紂弗考老舊
有位人而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沈酗于酒敢行
暴虐雞鳴而起孜孜不怠臣下化其無庀莫不效
宄草竊是好迭分朋黨怙其威權相為讎敵無辜
之人惟其凶害籲呼上帝而其穢德遂以彰聞天
道依人而行故以人為視聽夫人無非天膺天亦
愛之如子人君愛民所以奉天夏桀之亡惟以率
割夏邑率遏衆力流毒四國而天以湯代之紂之
所為又非其比元良善士則剝喪之使人無復善
意諫輔正救則虐害之使人無復敢言不畏於天

不敬于人不事天地宗廟而爲炮烙刳斮之刑安
而行之無復畏憚罪過於桀故天將以武王代之
參之夢寐而夢寐符卜之元龜而元龜吉知天意
之所在故誅紂而無疑也夷人猶齊民也民方謂
天之不降威何有戰意周之謀臣十人皆天下之
望也齊心比德何夷人之敢當邪周至也至親不
如仁人況億萬離心之不敵乎天之依人於此可
見紂之罪浮于桀武王之伐光于湯侵商以取凶
殘此必往而無戰之道也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武
王身任天下之咎固所以事天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孔子謂行三軍之道毋以商人爲不足畏而
憂億兆之非敵懷懷危懼恒如折角於人以此行
之持勝之道然也二人同心而利斷金況三軍心
德之同乎功之立成以有永世于後不成身死而
家亡矣武王誓師常言心德之同者同心所以勝
敵同德所以相親心德之同所以爲不可勝也

昔年明王粲大徇六帝明斷勅士王曰緝虜戮幽土
商半矣大羸衛身帥惟彰今商王殺押侮又憲荒怠
玆敵自豎于矣結印于民箴翰蒙止脛剖取人心
徒畏繳翳割痛三棄密仰是回放黠帶采屏弃箕剗

囚仗正士郊禋亞攸宗廟亞喜徒奇技至巧呂允婦
 人上帝亞順祝卒皆卷亦元學學奉子戈人冀行矣
 罰古人乃曰汝戎則后獻戎則屬獨夫殺麟惟徒
 罪與女去屬對惠務滋除亞務本歸子小學挺呂亦
 廟士之穢與屬亦廟士元尚迪果忍呂登與侵彭丑
 大屋賞弗迪大羃翳寐序惟戎文乃若日月止照臨
 茨于三亡羃于鹵土惟戎大周挺殺多亡子言殺非
 予武惟朕文乃亡辜殺亨子非朕文乃大辜惟子小
 學亡豎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大巡明誓躬履行陣而誓之

也顯道昭然可見者用罰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厥類之惟彰也五常仁義禮智信狎侮五常不畏天命也天不絕人人之得罪於天蓋自絕也荒怠于德是謂不敬結怨于民蓋自絕于天也斮脛剖心雖作威殺戮之一事觸類皆然其毒病于四海矣橋梁壞而後有朝涉紂斮其脛賢人者天下之望而紂剖其心率是而言其無所不至也崇信姦回則小人道長放黜師保則無復善道屏弃典刑所以力行無度囚奴正士乃其敢行暴虐謂祭無益故棄神示宗廟弗祀婦言是用故爲技巧取悅此

紂所以致天之罰孜孜不怠所以行天討也民無
常懷懷于有仁是故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大為淫
威乃民卒世之讎也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
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也樹德務滋欲廣其德也除惡務本欲絕其害
也殄殲乃讎則務本也以登乃辟則務滋也果必
也毅確也道果毅以登辟使德加于四海所以為
樹德厚賞顯祿所以勸功而勉不怠刑賞三誓而
後及者深入商境始以軍法莅之也文王明並日
月光被四表見于西土周之所以得天下克紂固

文王之道也武王繼文王之事安敢有文王之功
文王得天下而武王失之謂己有不善爾武王自
以戎商必克而有克予之語凶器危事寧執非敵
之意耳

毋斲

昔命孚昭爽王翰皇于爾郊毋桀毋斲王左杖炙戊
右秉白旄呂麾曰揚矣鹵土山人王曰嗟我友蚩冢
商馭豈司徒司象司空亞放帝氏千夫堯百夫堯及
盲蜀莖鬚啟纒彭濮人再介戈比介干立介矛予元
斲王曰古人大心曰牝雞亡晨牝雞出晨惟冢出索

今商王般惟婦曰是用旦棄身歸禩亞會旦棄身遺
王父母弟亞迪迪惟三上山山多多臯臯逋逋是定是亮是
伯是豈是呂為大夫卿士卑越獻于百姓呂是次于
商邑今子發惟龔行天止罰今日止豈亞僭于六步
七步廼止衆焉夫于勛才亞僭于三伐五伐六伐七
伐止僭焉勛才夫于尚桓桓如廡如糴如熊如雙
于商郊亞御亨拜呂役鹵土勛才夫于亦所亞勛于
于亦躬大翊

牧野在衛州汲縣商之近郊御事諸侯之佐也司
徒司馬司空三卿為軍將者大國三軍周初固侯

爵也武王已王而猶三卿師不可益也亞次也亞旅師氏旅帥師帥以次掌兵者千夫長并將兩旅者百夫長卒長也周制五人爲伍伍有長五伍爲兩兩有司馬四兩爲卒卒有長五卒爲旅旅有帥五旅爲師師有帥五師爲軍軍有將書序牧野之戰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司馬法戎車一兩則馳車革車各一乘輕車甲卒三人士七十二人輜車二十五人戎車一兩凡有卒士百人三萬之衆而三卿爲之將以千夫將并將二旅之衆損益隨時以便於事而已泰誓上言有臣三千指言戰

士之長獨言將馳車者甲卒伍長三百乘則三千人也亂臣三公六卿其一婦人孔子以謂九人而已十人名不可得先儒傳會之說不敢從也虎賁即周官虎賁氏所將虎士王之營衛者也泰誓先諸侯而次周師以及西土諸夷重諸侯之師詳內而略外內中國而外夷狄備書遠人邇不在言也庸在今房州竹山縣濮不一種左氏傳所謂百濮舊說在建寧縣今江陵石首縣界然今合州自有濮水前世羣蠻處之又雋州蠻有濮夷者巢居有尾武陵諸蠻亦然則荆梁諸蠻皆百濮也蜀今蜀

部以岷山得名巴今渝州羌析支昆侖之屬髡髯
牛夷種在黎嵩州界盧以盧山得名在雅州盧山
縣彭亡聚在眉州彭山縣古彭祖之邑也微水蠻
在唐姚州徼外戎州羈縻有微髡二州鉞斧也旄
麾戎戟也干盾也矛槍稱舉也比以次列也立卓
之也把鉞秉旄以爲軍中號令舉戟排盾卓戈而
聽之臨陣誓師三令五申之禮也逖遠也稱其師
役之遠蓋所以勞苦之稱西土所以自別於商也
占書牝雞之雉爲家破之象婦人與政猶牝雞之
晨也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是爲昏弃常祀不答

弗其耆老放殺三仁是爲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崇信姦回昵比罪人是爲逋逃主萃淵藪以爲
卿大夫士則固崇長信使之也卿士師師非度而
好草竊姦宄用乂讎斂是其毒逋于四海者周法
五尺爲步步以齊其進退伐擊刺也擊刺所以攻
擊進退不過七步擊刺不過七伐動必以法齊必
有止嚴重堅整先爲不可勝者陳法之用爲軍旅
之容也桓桓武也虎貔熊羆以譬其猛也夫戰孔
子所慎陳法嚴而後武猛可用湯武仁義所以爲
無敵於天下也迓迎也能奔我者無事迎擊所以

開其生路荀子所謂奔命貢而不獲者以役西土使有分隸離其支黨而後可與戮力也兵法得車賞先得者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謂勝敵益強蓋武之道也勗勉也不勗不恭之謂也武王數紂之過至牧野之誓然後益簡而嚴二軍相當不在乎多言也疏其大罪以底天之威罰言非簡易不足以明民也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意也觀於禹征六誓辭之舒緩迫

切四代因時之誼爲可知矣軍禮三軍之戒無過三日收誓之謂乎

武威

惟弋月壬辰蒞蒞苾粵翌日器已王翰步自周于延
代商年三月才生明王徠自商皇于彗粵區武攸亥
婦象于攀山止易放牛于桃林止墜示天下亞舫丁
未禋于周廟當甸疾衛駿犇走執皂籩粵式日庚戌
崇皇大告武威死生苾歷當冢商泉百工衆命于周
曆法死魄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
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月一日也既生

魄十七日也翼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書
朔望猶春秋之舉四時逆而推之千歲之日可
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四月自一月數
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
鄠縣華山之陽今蜀漢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
周禮圻外九服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
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
近也駁奔走執豆蓬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
命始號令於天下也湯武還都而後大告天下待
諸侯之至也其先廟後郊者告至于廟而後告成

于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
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誥
諸侯皆偃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
牛就牧也馬牧遠在蜀漢而猶歸之者示無復乘
車之意也當紂之時諸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代
紂同惡懼矣放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懷待
其遷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
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
大武之詩曰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蓋武王以遏劉
爲功武成而不窮瀆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

王若曰緝虜羣后惟先王建苗后土公劉亨竺卉別
皇于大王屢至王迹王季丕勤王家成天下王声
威耳勛挺膺矣命呂攷亡憂大苗豐丕力小苗衷丕
惠惟九季大統未集于小學丕承耳忠底爾出辜苦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大衛曾孫周王發
將大正于爾今爾王最亡衛越于矣物害獻烝民
為天下逋逃主萃困藪于小學无獲仁人敢祗承上
帝呂遏爾略攀憂蠻貉亡亞衛俾龔天威命繇于東
延媿耳士女惟丕士女斐耳。冬昭哉周王矣休震
鍾甫附哉大邑周惟丕大醴尚亨昧于呂漁州民亡

徒禮羞死戊午帝俞盟離終亥敷于爾郊祀天休命
命學昭爽乘衛元衣若林岌于姆壑宮大敵于戎幣
奔徒倒戈攻于遂呂北血不測杵式戎念天下大正
粵反爾政政繇舊驛笄于囚坐炊干墓式爾空問傲
鹿臺出財發巨橋出粟大賚于三棄而百姓允服別
麇惟又分土惟武建官惟取位豈惟耐重民又敵惟
倉容祭懌仰明詔宗惠報形坐拱而天下亂

先王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文王之祖即
古公亶父也王季文王父季歷后稷事見虞書史
記堯封之有邵詩有思文之頌史記公劉能修后

稷之業大雅有公劉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于豳
斯館大王避狄之難去豳居岐而民從者如市故
綿之詩序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皇矣稱王季曰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稱太伯之至德謂三以天下讓而
民無得而稱觀美周之詩歌王季之事則泰伯之
讓王季之受不可以常道論亦聖人之事也紀年

孔叢子皆稱王季在武丁太乙帝乙之世有讓戎
狄之功作牧居程九命作伯其勤王家如此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謂之至德雖存
商不取固已受天命矣大邦畏其力無敵於天下
也小邦懷其德安之也小大懷服撫方夏以受命
于天也大統未集商未可取而不取之也武王自
謂成文王之志則文王之不取武王之取皆從天
人之意當取而取實文王之意也有道曾孫見周
之世世修德以有道伐無道即所謂大正也無道
謂敗亂厥德於下暴殄天物謂狎侮五常害虐丞

民謂敢行暴虐逋逃淵藪謂四方之多罪逋逃是
崇是長也仁人周之多士也以遏亂略勝殷遏劉
也恭承天命華夏咸若也東征以綏士女伐商以
安民也筐玄黃以昭周王鄉周之明迎王師也人
心如許而猶望天之震動不敢有其德猶庶幾乎
鬼神之助古人盡己盡物之際其已盡矣神羞事
敗也濟民而弗之相亦神之恥也自既戊午武王
敘克商事以克商後事繼告天事終言濟亂之政
即武成之義也紂旅若林喻其盛也攻後以北商
人自攻其上也杵兵之無刃者漂濺也濺血至於

染杵言反鬪之力也舊說謂血流漂杵謂血可以
浮杵而孟子之言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
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何其血流之漂杵孟
子以仁義說當世之主不以其辭害意後世不求
其意未之思耳兵家蔚繚子稱武王不疲士民兵
不血刃而克商誅紂見漂杵之非周也一戎衣甲
冑之服不再舉也舊說觀政以爲十一年事伐商
爲十三年事未之考也及政由舊不事乎改作也
囚箕子則釋之殺比干則表之商容不用則式其
間仁賢天下之表儀故武王先反之也鹿臺紂以

聚天下之財鉅橋紂以聚天下之粟散財發粟以
賚天下百姓之所以悅服也聚者猶散其復反聚
之邪散其積聚以還暴橫之征代將來之賦始發
而散非一日盡散之大賚所及之廣見武成者
皆是非專財穀之散商書所謂子其大賚汝者也
鹿臺在朝歌城中鉅橋在洛州曲周縣列爵之五
公侯伯子男也建官惟賢不以世也位事惟能不
以回也官大官也事庶官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也五教虞書五典也食
政之本也喪祭事之大也四者國之大政不敢輕

也紂之夷居廢祀不迪王父母弟厚於積聚則皆
滅棄之矣重此四者亦反商之政也惇信明義順
天伐紂之事崇德報功建官分土之事信義立而
天下順功德報而天下懷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無
餘事矣反商由舊之政大賚垂拱之事自釋箕子
而下萬世通道紂失之而武王反之出而勝殷所
以爲武成也以垂拱之治終武成之書者亦偃武
修文之意云書序稱武王殺紂而書無一語第云
攻後以北則紂非武王之殺其死有由矣觀於桀
放紂死則湯武之放弑因乎天而順乎人桀紂罪

有淺深非湯武之所能爲也漢儒信尚書今文謂紂自殺武王親以黃鉞斬紂懸之大白之旗其說太甚荀子稱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而進誅紂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賈誼書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伍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走還寢廟闕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進慶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觀者塞帷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略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之怨紂雖欲如桀之放其可得乎邵漢棨縣今京兆武功也邠州三水縣岐在鳳翔扶風縣程在京兆咸陽

縣

書古文訓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八

永嘉薛季宣

鴻范

惟十有六式禋王訪于箕子至曰曰維維庫庫箕箕子子惟惟天
會會隲隲下下民民昧昧叶叶耳耳屺屺莪莪亞亞知知元元彝彝倫倫貞貞敘敘箕箕子子曰曰
曰曰莪莪脊脊聖聖咎咎鼈鼈壘壘憇憇水水汨汨敷敷元元又又行行帝帝貞貞震震悠悠
亞亞卑卑憇憇范范九九曰曰彝彝倫倫貞貞殫殫鼈鼈命命貞貞享享興興天天貞貞
錫錫命命憇憇范范九九曰曰彝彝倫倫貞貞敘敘

十有三祀箕子之十三年也書序武王勝殷以箕
子歸作洪範春秋之法書以歸者皆強之也史記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弗臣武王固不敢臣箕子

矣未封之前猶有箕國箕國猶以商祀紀歲洪範之主箕子以見其未始爲臣也武王封于蕃畿之外蓋成其志耳先儒謂改周年爲祀以存箕子于商唐氏武德之元而稱隋之開皇可乎箕在太原太谷縣朝鮮今高麗國也書云王訪箕子猶虞之詢四岳即問于彼故謂之訪其書記者亦訪箕子之意訪對皆曰乃言者道之所在不敢輕也勝敵得其父師能先師問以道武王所以大過人也箕子之告道之所當傳也天之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又有以厚其生也彝倫天

常也代天而王所以序天常也五行在天地閒最大且著生生之所資也五物雖以資人亦資人以成水潤下者也由地中行則得其性爲隄防以捍其患豈水之性也哉鯀之墜之隄防之謂也今鯀隄在大名平原安陽界以捍孟門兗州之水此鯀墜水之迹禹功始於壺口鑿孟門治梁岐以無事治之而成九載弗成之功其故非他鯀墜之而禹行之也近世河患最大而治之爲尤難皆鯀之術也以鯀而不成績用況下鯀者乎五行非一也墜洪水之汨五行何也水滔天而金木土火之用皆

廢絲一人之汨亂五行之所陳者因胥失其性矣
彝倫之敘與數在物性之正不正畀不畀在天人
之順不順絲殛而禹興也豈私也哉洪範大法也
九疇九類也武王彝倫之問箕子洪範之告洪範
所以敘彝倫也舊說天以龜書爲賜非敢知也在
易河圖洛書皆地之理龜龍之說無非鳥獸之文
易象則然非畀禹之意也書言天錫天命多矣寧
諄諄而命之乎如以龜書爲天之畀禹九疇則古
今之受畀者寡矣欲神聖人而流入於怪非君子
之道也

初弋曰又行次弋曰敬申又豈次弋曰農申八政次
三曰叶申又紀次又曰建申皇極次六曰又申弋惠
次七曰明申乚疑次八曰忘申歷數次九曰實申又
福魯申六極

九疇其八言用五行不言用者五行天產之物非
人之所能爲也其不言用待八者之用而五行用
之也箕子論五行之汨亂汨汨作爲洪範之敘敷天
生物而不能自用待人之財成輔相然後成其用
爾亦敘也九疇賴以爲用亦所以敘九疇也彝
倫攸敘九疇之用盡矣九疇之敘始於五行萬物

之本也次以人事人治物者也次以邦政政理人者也次以曆紀合天人之際也中建皇極九疇之所由敘也次以三德德所以成道也次以稽疑人謀盡而鬼神之情可見也次以庶證參天也次以福極歸之天也

弋又行弋曰水弋曰火弋曰木三曰金又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稟金曰剝革土爰稼穡潤下徒鹹炎上徒苦曲稟徒酸剝革徒辛稼穡番徒甘

天有五氣在物則爲五行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爲五行之性於土猶言爰稼穡者食爲日用最

急土功之著者也。因土性而施稼穡之事，則凡地力之政五行之用，必須人以成之也。五味亦五行之性也，有是性則有是味，萬物之衆未有無其性者。各隨所稟而偏得五行之性，品味之所以不同也。五行陳而洪範敘，孰有不待五行而生且成者？式又豈弋曰息，弋曰弋，弋曰眎，三曰聽，又曰息，息曰龔。龔曰眎，眎曰明聽，曰聰，息曰睿。龔作肅，弋作又，明作晰，聰作慧，睿作聖。

五事人之性也，其用以敬為主。敬於五者則無不敬矣。貌莊曰恭，言順曰從，視遠曰明，聽德曰聰，思

誠曰睿果能此道矣施之於事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謀至於大而化之則君子之道盡矣惟聖人爲能踐形率性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所以率性也性之不率不敬敗之也敬之則五者之用可以入於聖人之道不敬則五者逐物而失其所以爲人禮毋不敬盡矣

式八政弋曰食式曰膳式曰禩三曰司空又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圜八曰幣

八政養人之具也食以養生貨以懋通祀以崇本

工以利用教以建德刑以儆戒賓以接物師以禦
亂八政以農爲用農勤於本業也八政之於天下
不可一日無者居之無倦則八政修而人事盡矣
食貨祀賓師五者皆徒言政司空司徒司寇則言
其官而居賓祀之間者五事分職蓋非一官若治
百工修刑德三卿之任不專則不及於農用矣賓
禮用之接物師旅用以禦亂六事已治而後從之
者也食貨祀之先於官者禮義生於富足生生知
本而後政可爲也後世所以理國弊弊焉疲於食
貨之政理財之任顧爲專官而不思古者井牧其

田四民異業人有常產邦有常度食貨之用其積無窮不究食貨之源而責難於人宜與古不同也

三又紀弋曰歲弋曰月弋曰日三曰壘辰又曰厯數五紀天道以紀人事合乎天道爲協五紀之用是故積辰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曆數紀日月之度以授人時者也歲星十二歲而歷十二次故以紀歲月三旬而一虧盈故以紀月日一日而一出入故以紀日星五星也辰經星也星辰錯行日百刻而十有二次故曰十二辰六十時也曆數數往知

來明天道而授人時者人之所以及時而奉天也
又皇極皇建元大極斂昔又福用專錫年歷民惟昔
年歷民于女極錫女采極凡年歷民亡大至邇人亡
大炊惠惟皇迨極凡年歷民大繇大爲大守女則忘
出亞叶于極亞惟于咎皇則殺出而康而色曰子尊
于惠女則錫出福昔人所元惟皇出極亡獻惇獨而
曹高明人出大耐大爲業羞元行而昔元昌凡年止
人无富口繫女亞耐豈大于于而家昔人所元結于
元亡于惠女雖錫出福元迨女用咎母偏母頗遵王
出誼母大迨妯遵王出衢母大迨亞遵王出路母偏

毋說王衡蕩蕩毋鄙毋偏王衡秀秀毋反毋仄王衡
正稟芳元大極歸元大極曰皇極也專也
是言是行曰克六學
于帝元嘗凡身歷民極也專也
是言是行曰克六學
也茨曰天學廷民父母曰爲天下王

五中數也皇極大中也大中待人而建八極待皇
極而建也惟大可以建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建
中而五福具矣敷錫庶民人人有是中也各設乃
中能者養之以福也淫朋比德逐物而害中者也
無逐物之害大中未始不建凡其所由所爲所守
動而不忘中也乃執中之道也咎失中之害也中

不可以無方執也體中盡變而不可以中議亦無
失中之害此君子之時中而可以大受者大受建
極之本聖人之事也而汝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汝正容而定辭曰我之
好是德也必能養以有福是人蓋知德而極可見
惇獨之虐高明之畏徇物而遷者也通乎中極之
道明乎一貫之理合己與物不貳其行而何惇獨
之虐高明之畏人能行之進乎是道以合內外則
身修而天下國家可治也富足也穀實也內足而
後有充實之美正人之業必自修始也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咎惟自往雖有受中之福不能不敗以取禍矣偏頗也偏黨也反仄也作好作惡也皆害於中者去其害而中道立王義也王道也王路也皆中之著也遵循也蕩蕩大也平平坦也正直無邪曲之見也在易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端不可見一陽反乎六陰之下故天心可得而見夫害則中不可見去其害則中道立矣會其有極建中也歸其有極時中之謂也皇極本不可道可道蓋敷言也敷言皇極之道見之修道之教天道至教不過是也庶民是訓是行則爲

以道事君可以近天子之耿光用是子民所以王天下也君臣交修蓋此道也中天下之大本也和天下達道也天子庶人是人莫不有極也建極之道必先大受大受君子之事也夫大受者不可小知小知極中之害也

六三惠弋曰正臬弋曰信亨弋曰柔亨弋康正臬彊亞友信亨變友柔亨沈潛信亨高明柔亨惟侯廷福惟辟廷畀惟侯玉食臣亡大廷福廷豊玉食臣出大廷福廷豊玉食元害亏而家凶亏而或人虜仄頗辟民用替忒

三德治道之所出也。又用三德自治而後人可治也。正直中行也。剛強也。柔順也。強不順者理之以剛。和而順者理之以柔。各循其性而正之。強者塞順者立。則剛柔之性皆可以成正。惠矣。友順也。變和也。沈潛柔道也。高明剛道也。因其成德之性。加之以剛柔相濟。則平康正直之道矣。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平康之謂也。君法天而德剛。臣法地而德柔。乾剛坤柔。平康正直之誼。庶民是則是效者也。作福作威。君法天之動也。君之玉食貴賤之有等也。臣之作福作威。不法乎地之順也。臣之玉

食不循乎貴賤之位也臣而不循乎柔順之道越其貴賤之等下觀而化曾何觀乎平康正直之道淪乎邪放而習乎僭差民不可得而治此大亂之道也治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心正意識則身修而德至乾剛坤柔之義無所往而不準矣故曰平

康正直

七乱疑擇建立凡筮人專命凡筮曰用曰淦曰蒙曰圍曰亨曰貞曰姤凡七凡又占鼎式行忒立昔人徒凡筮式人占則刃式人出凡女則十大疑甚及專心甚及卿士甚及厘人甚及凡筮女則刃輒刃筮刃卿

士初履民初是出胃大同身元康彊學孫元逢吉女
則初屯初筮初卿士革履民革吉卿士初屯初筮初
女則革履民革吉履民初屯初筮初女則革卿士革
吉女則初屯初筮初卿士革履民革從內吉從外凶
屯筮共奠亏人則彭吉則從凶

龜筮之作所以決人之疑也然疑非明者無以決
之明者非明人事而已又當明於天地之道鬼神
之情而後疑可決也故曰明用稽疑擇建立卜筮
人待其言以占者非明於天之道通於人之理而
察於物之象則何以知鬼神之情論從違之際易

比之繫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擇人而建卜筮之元也潤澤曰雨清明曰霽陰暗曰蒙三者以其色占之卦為驛本卦為克二者以其兆占皆龜卜之象內卦曰貞外卦曰悔二者易筮之象非此七者而復支離繫衍其論為差忒於龜不足用也金滕三龜一習吉此三人之占見於經者謀於鬼神之道不可必也立卜筮之人三人占而用其二以多者為信也決稽之道先稽於心而決謀之大臣次謀之衆人後用龜筮決之五者不期而同謂之大同故占身則身安占子孫則逢吉三從二違皆謂之

吉從多而違小也三違二從則從小而違多矣故於國中之事爲吉接乎境外爲凶龜筮違人是鬼神之不從也作凶靜吉不可以有爲者吉凶悔吝皆生乎動也古人有疑而後謀之卜筮不疑則不卜矣用事之卜不敢必之於人也謀及卜筮是聽於鬼神者也鬼神猶聽而況於人乎人從而龜筮違不敢爲也謀於茫昧杳冥之際瀆之則不敬矣不必於人而後鬼神之聽不從又何卜乎古人之於鬼神其已嚴矣命卜筮者令著龜以上筮之意而後鑽揲之也卜筮以從多爲吉雖心之謀不棄

於衆聖人捨己從人之際無乎不之用矣

八厘政曰雨曰暘曰炘曰寒曰風曰昔又者來菴各
呂元敘厘中番庄戈極菴凶戈極亡凶曰休徵曰肅
昔雨菴曰又昔暘菴曰晰昔炘菴曰甚昔寒菴曰聖
昔風菴曰咎致曰徃巫雨菴曰替巫暘菴曰愈死炘
菴曰急巫寒菴曰蒙巫風菴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
節尹惟日哉月日昔亡易百禳崩成又崩明峻民崩
章冢崩承康日月哉昔无易百禳崩亞成又崩旦亞
明峻民崩散冢崩亞宜厘民惟壘壘十玗風壘十玗
昞日月止行剗十冬十夏月止初壘則呂風雨

庶徵天道也天道高高而在上若無與於人者人
事之感天輒應之天人異道而同心不可知也一
氣之動疾如影響天人之際其可以致詰乎蓋天
得一以清人得一以靈惟德動天隨其凶吉而應
非天諄諄之命天人本一道爾聖人謂天道遠人
道邇修其在我足以應天人事不修天道亦違人
矣存畏天之念用之於人事未嘗須臾離則貞一
之道也念用庶證言不可忘也洪範次庶證於九
疇之八亦本之人事耳一極備凶違天也一極無
凶順天也順天而休徵應五者不失其時雖百草

猶賴以蕃人復何凶之有不能此也咎徵應之五者亢而爲常萬物罹其凶害備凶之驗亦隨人事而已是故離之則五合之則一得之亦一失之亦一五者來備之說一其本也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此庶徵之來聖人不忘於一念之頃也肅又哲謀聖五者人事之至故其應爲雨暘燠寒風時狂僭豫急蒙五者人道之戾故其應爲五徵之恒人爲之而天順之其要非他一氣之動而已狂不肅也僭不遜也豫怠也急峻也蒙昏也五事不極不足以得天之時五咎

不極不足以得凶之恒世主不知戒於天災求休
徵於俄忽之頃夫人尚不能感而況於天乎王省
惟歲大綱也歲會也卿士惟月紀綱也月要也師
尹惟日庶事也日計也上下相維小大相承天道
應之而四時和歲功成庶績咸熙民變時雍天不
言而四時行惟不失其倫爾修身之教王者所以
明民也師尹庶官之長修庶職以聽於六官者上
逼下爲侵官下援上爲躐職侵官躐職何獨在官
者失職而怠於事人之精力有限將不給於視聽
百度不舉其民化而入於頽僻之域天時不順則

災害從之矣。皋陶之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庶事隳哉。歲月日時之既易也。庶民惟星星衆而亦著象於天者也。天上箕宿主風，畢宿主雨。故月離畢而雨滂沱，月離箕而風揚沙。此言庶民之情不可不察。日月行乎星次，皆有常度。日行南道而冬至行北道，而夏至日月歲十二會爲十二月之合朔。王官之治民事當如是也。月從星之風雨民之好惡，非卿士無以達之於上，而宣之於下。維綱月計是皆卿士之職。有冬有夏，其王綱之歲計乎。洪範極言天徵諸人，天人之際盡矣。合五事五紀。

三百十一
有稽乎庶證察乎天人之際所以一天人也

九又福弋曰譽弋曰富弋曰康宜三曰貞野惠又曰
丁升命六極弋曰凶拒折弋曰矯弋曰憂三曰分又
曰亞六曰弱

五福人之所向六極人之所畏然一繫乎天道非
人之所能爲也因人之所向而使之向之因人之
所畏而以之威之修其在人不敢取必於天洪範
所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庶徵尚可以人事驗
福極天道之至可以畏向而不可測知者人之所
向向之其所畏畏之吉凶由人天道其不遠矣洪

範次於九疇之後爲知天道矣雖然皇極之敷言
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五福在
人固有之矣安仁者壽知足者富守道者寧率性
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五福惟人之所向由皇
極之建耳傷生者天極情者疾掇患者憂妄用者
貧敗度者惡喪守者弱六極可畏亦皆自取之耳
天道在上而不可見惟人之所向畏因其天材之
篤雖未可必得之多矣君子言天道而一本諸人
事心天君也一正心而天道至矣皇建有極而備
五福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天道昭昭其要在人而

已漢陰陽家以九疇五行配合天地之數雖有稽於易象九章之作豈直數之陳乎牽合之文自有不能通者矣

爻教

惟亨齋遂道術于九尺八蠻鹵菽底貢身教大采鹵徒爻教用警于王曰解序明王峇惠三尺咸圃亡十德徒畢獻亡物惟舩倉器用王鹵昭惠之致于異姓也當亡替手舩分瑤玉于柏叔之或昔盲展親人亞易物惟惠元物惠盛亞狎侮狎侮商學宅呂盡人心狎侮小人宅呂盡元力亞役耳目百庇惟貞玩人藝

惠玩物塞忠忠臣衛靈公臣衛接亞徙亡赫害大赫
珍粵威亞肖異物賤用物民粵足犬象非元土性亞
畜珍禽奇畧亞育豸或亞瑤遠物剔遠人威所瑤惟
取剔徙人安緝庫夙爽宅或亞勤亞矜細行矣象大
惠爲山九刃珍虧戈簣允迪絃生民采阜屈惟粵丑
壬

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敖犬高四尺者九夷
東夷之國八蠻南蠻之國武王克商之後莫不臣
屬而通貢道於周獨言蠻夷舉其略耳西方絕國
以獫狫獻太保召公因獫陳訓故即以名篇明王

言古之賢君慎德自修也賢君自修而四夷賓服無遠無近底貢方土之物非求之也懷德而來也服食器用爲適用於人者不適於用亦不之貢示之好惡雖四夷之遠亦知實之務矣分異姓以明王德所致使之世修貢職不居戎狄之後以寶玉頒之同姓不敢私也用示親親之恩共守先王之寶爾周之分器見於傳者若魯之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衛之大路少帛績菴旃旌大呂皆展陳者陳肅慎之貢矢昭德之致也夫器待人而重人以德守之非其人而有是器其不緣器

而重也決矣盛德之主其不狎侮人者玩人喪德
知慎德之道也君子之玩百姓何觀所以失遠近
之心小人之玩怨怒作矣而何力之能盡非徒此
也志玩乎物亦將逐物而失本心矣志非道則不
安言非道則不接定志接物而不離於道德之至
也天之生物也有數人之爲力也有限作無益以
害有益貴異物而賤用物則民遷於末作心力用
之而分於此不爲則功成而民用足矣犬馬非土
性不育珍禽奇獸不育於國皆失其性而無益也
遠夷貪利之國也與之爭利則遠夷慮患而不服

不寶遠夷之物所以懷德而來邇人待上而安所以安之尊賢而已賢尊教明而衆修其行近者悅而遠者來矣夙夜之勤勤於德也一行虧而百行隳勿以小惡爲無傷也九仞之山而乏一簣之土不足於九仞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矣誠順茲道所以安民而世有天下遠物非所貴也功成之主自以得之之易往往悉力於遠充其好大喜功之心遠物之來乃所以啓之也周之昭穆秦之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煬帝唐太宗明皇皆由此作有天下者之大戒也太保因西旅獻獒而

陳慎德之訓及於分器之說至於犬馬禽獸之不
育於國終以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則遠人格而邇
人安遂謂九仞之山少一簣而功隳以戒持盈明
進德之罔小是乃萬世守成之法豈一時之作乎
其戒武王則然況不及武王者

金縢

元亨爾式季王大乘亞念式公曰哉元爲王敷卜周
公曰未可呂憇哉先王公專自呂爲珎爲式壇同墀
爲壇于峯北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粵告大王王
季文王史粵筮祝曰惟尔元孫某蕞厲獻蕞若尔式

王是十一丕孚出責于天且代某出身子志若乃耐
多材多執耐豈禠禠出元孫亞若且多材多執亞耐
豈禠禠出命于帝庭專右三出用耐立丕孫于下
墜三出山民宅亞祗豈解虐亡隊天出各珙命我先
王亦出大出歸今我即命于元龜丕出許我我元且
璧與珪歸祀丕命丕亞許我我出屏璧與珪出也
龜弋習吉君箴見書出并是吉公曰體王丕宅害予
小學新命于武王惟出是罔出耐念予武人
公歸出內箴于金縢出匱中王翌日出瘳

金縢鑲鑰也占書論天道而不及人事不可以訓

故先王祕藏於金縢之匱不以示人周人發匱而
占并藏其冊於匱是爲卜占故事非有意於藏也
書敘謂金縢周公之作以冊言也克商後二年武
王之十三年或十五年也愈古愈字有疾而不時
愈諸公所以懼而圖卜也二公太師太公太保召
公也穆敬也周公謂未可感我先王不可徒卜也
不與二公同事即自以爲功也壇壇域也璧以禮
神珪以自執自立於南方北面則三王之壇在北
也冊簡書也史讀冊者也祝以告神元孫蓋嫡孫
也某武王名不稱發者臣不可以名其君於冊而

亦不敢沒之於廟古人之忠敬也蓬遇也厲虐危殆也丕子長子之大也謂天將取三王長大之子則周公固可以代武王也予仁若考言年德之俱至又多材能技藝乃元孫將不給於鬼神之事既受天命以安天下盛德之至可以世王下土傳爾三王之後疾之危殆人心懼矣周公自以年德材藝所以事神賢於武王武王曾無四者之賢不可以共臣僕之事然其盛德之至天下賴以安集此無周公可也武王不可無也武王而死則周之為周末可知也天之降命既緣武王而墜則三王之

祀亦無主矣孔子謂多能爲鄙事不貴周公之材
周公自以材藝賢於武王亦此意也卜之命龜謀
鬼神之道也其以璧珪俟命吉凶爲可信也屏珪
璧而藏之亦不違寧處也三龜三人占之也一習
二龜之兆同也二龜之兆同吉其一未辨啓鑰占
驗則二兆皆吉矣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周公
觀體則知王之無害且三王命龜之意亦不以周
公代之直欲君臣共爲永圖以終周道故退而俟
命知三王之顧念武王而待其有瘳耳納冊匱中
并占書藏之耳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

其吉凶觀周公之作金縢爲與於天地鬼神之道
矣知壽天之不貳知至誠之感神不言命而誠是
求不愛身而愛天下精誠之至天道順之王卒有
瘳爲自作元命矣後世未究於精誠之學動輒委
諸天命人道不至其何以知天乎金縢惻怛之爲
周公真知天也

武王无蓍管筮及元羣弟匄汙于於或曰公將亞
移雍孺孚周公告式公曰哉也亞辟哉亡呂告哉
先王周公屈東式季劓臯人所尋于後公傳爲誣呂
台王名也曰鴟鴞王亦未教誚公秋大錦未穫天大

雷震呂風禾盡匿大木所拔苗人大忌王與大夫盡
弁呂君金滕出書粵尋周公所自呂爲玠代武王出
說式公及王粵問彬史與百執豈對曰伯惠公命哉
勿教以王執書呂泣曰元勿有卜咎公勤懲王家惟
子沖人亞及知今矣獲豈呂彰周公出惠惟朕小學
元親中哉或冢祀亦寫出王出郊矣粵兩反風禾則
盡犯式公命苗人凡大木所匿盡犯而墓出歲則大
鉞

管叔鮮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所謂三
監也殷之舊都跨河南北武王殺紂立武庚分三

叔以監殷民故謂之三監管今鄭州管城縣蔡蔡州上蔡縣霍晉州霍邑縣三叔爲方伯連帥所以監諸侯者黃帝置左右監監於萬國於周爲二伯之任而九州之牧亦爲之監周官所謂建其監也舊說三監謂邶庸衛而管蔡武庚尹之以金縢考之蓋皆叛於所封不在武庚之所也霍在冀州則霍叔冀牧周穎湛爲荆川蔡在汝濱則蔡叔荆牧波澁爲豫浸則管叔豫牧也澁今在蔡水水經作沙音蔡其故道至義陵入淮武王崩而成王幼周公攝政古之道也三監謂周公將害孺子蓋欲激

其所監殷民與之爲亂其挾武庚而動正可知也
成王方惑流言之聽周公遽爲東征以京師付二
公與周大夫無王室之憂矣王不已知而猶不憂
王室則周之王官皆極一時之選流言之惑其能
久乎周公自謂不親行法則無以見先王東方之
憂不可忽也居東三年而後克成王亦知前日之
過其平東諸侯寧王室非以力服人也罪人斯得
脅從亦不治矣鴟鴞之詩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
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

据子所持茶子所蓄租子口卒瘞曰子未有室家
子羽譙譙子尾脩脩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維
音嘒嘒詩序以爲周公救亂之作求之所書蓋東
征之後也東征之後而猶以詩救亂王心未正則
亂生猶未已也鴟鴞惡鳥也旣取我子以語前日
之亂無毀我室懼亂生之轉甚也念鬻子之勤閔
則思保後之計未陰雨而塗牖戶爲備之有素矣
然猶或敢侮慢况無室乎今我手之拘孿以有持
荼之苦蓄租之勞口病而不得言其故何也無室
家之故爾辭之於鳥羽毛之顛顛可憐者必其巢

爲風雨之敗嘒嘒之叫豈得已邪然則所謂室家
蓋歸宿之地也成王未知圖安之道故託言前日
之亂而救之於未然夫浮議之能動人以人心之
無立也室家成矣何風雨之患邪惡鳥之戕亦無
自而來矣誚責也未敢誚公疑之而未決也雖於
公無責言之失然終不能釋然也疑而能詳復如
此豈有不明之事居東未復實有待乎王之自悟
二公素知周公之事而未可以口舌辨故因天災
之至以禮導王穆卜發金縢而得周公之策則王
之心固已感動諸史百官又謂周公令勿以告則

周公之至爲不得已於攝王之政矣二公與周大夫初不以周公之素告王必使王之自悟古人致君之道豈徒爲朝夕之計哉周公居東而不疑是亦伊尹放王之道也成王執書以泣感之至矣懼災而卜知其所以動天則不卜而知懼古人之於卜筮其不苟也如此新逆所以迎周公者不敢用前日之意我國家謂朝廷之禮也遣使迎公而王出郊以送所謂禮亦宜之者也反風之應可以言天道矣反風世有之矣偃禾之起蓋未之聞也大木所拔亦言禾也木偃之禾而築之亦熟三公輔

相之際曲成天意之所存矣周公初作金縢之策
烏知後有流言之事成王見災而懼亦豈有意金
縢之說精誠之感若合符契天之變見諄諄應之
至誠感神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天地感動於積年
之後豈不昭昭矣乎成王幼未有知其能見災而
懼一覩周公之策立知天意所在爲之罷卜即日
至郊周公所以悟王二公所以輔導成德之至其
視流言惑亂之日遠矣世之論致君者皆取於伊
周之道顧以爲諱而卒不能成君德性之所長付
之無可柰何蓋亦不思耳矣孟子以吾君不能謂

之賊其知伊周之道乎周公故邑皆在鳳翔天興

縣

大冢

王若曰繇大冢尔多苗越尔馭豈亞弔尔各创于戎
冢亞少延憐惟茲幼冲人孳亡曷大厯舩亞船詰迪
民康狄曰尔大耐或知尔命已子惟小學若夢困水
予惟筵求朕直淫專責專壽人殺命兹亞忘大殫子
亞教閉于尔各畏用靈王遺我大珙龜繫尔明即命
曰尔大難于鹵土鹵土人亦亞彰越兹載殷小墉延
教紀尔叙尔各畏知我或尔皆民亞康曰子復反鄙

戎周蚩今載今翌日民獻十十夫子翊呂子救寧武
圉珩戎十大葺休朕九并吉繇子告戎友蚩商越尹
氏屨士馭葺曰子曷吉十子惟呂一屨蚩十伐殷逋
羽臣一屨蚩商越屨士馭葺一亞反曰糖大民一亞彭
亦惟聖王宮蚩商室粵子小學一亞翌亞可廷王害亞
奠一繇子沖人一魯恩難曰緹庠允載翼寡哀才子船
矣役遷大投藝一躬身粵子沖人一亞印自卹誼一蚩
商粵一亞士尹氏馭葺一媛子曰亡一亞一亞可亞威
貞寧一亞珩一已子惟小學一亞教替上帝命一矣休一亞
王興一蚩一小蚩周寧王惟一申一亨一媛一最一絲一命一今一矣一元一昧

民改亦惟卜申解庫矣明曹攷或不立

繇若也大告布告也庶士多士諸臣也尹氏師尹之官也大告諸侯并其臣下即名篇之義也弗弔不至也降割大創也不少延洪武王之年此天道不至而降喪于周也已發語辭沖幼也幼沖人成王自稱無疆歷服天之歷數也不至哲順未知所以安民況王命之難知其何以知之也是故恐若涉淵將求康濟之道厚自修飾以大先王受命之功武王之喪不可揜也寧王武王號下所謂寧武寧考寧人者皆武王也武王繼天命而受命卜子

孫之祚命有將作難于東國者而西土之人亦有不靜此言武庚之亂三監將趣和之武王已知其然無能爲也西土周也由東國言之也蠢動也腆厚也今日之亂果符於武王之卜以武庚之不厚乃敢紀殷之敘者因我國有大禍民不寧處乃曰我將復起反以周爲鄙暴之國動之明日民之賢者乃有十人贊我以撫圖寧王之功大事指言用兵卜之并吉謂十人之謀而卜之亦吉也以此決志告諸侯以東討彼殷之逋逃播越之人臣豈能出我所卜而爾多方反以爲難之大民之不靜

謂自我出我當考求自敬不可加兵於彼反以我
卜爲妄而爲何不違之武王猶前卜知殷難之興
今豈不能卜知其敗故我長思此亂鯨寡遭之爲
可哀役由天討而興實惟以天以是患遺我我猶
不我自恤在爾庶邦之義當以無恤安我而勉我
以武王之事今我不敢廢天之命役不可已且天
眷佑先王起小邦而有天下亦惟卜之受命天今
佑民以討殷亂況亦命於吉卜豈非天威明著輔
我之大業者用之征伐豈不宜哉武庚亂而征之
固其宜也大誥之作首言龜卜之驗似非征討之

義茲實周公用兵深意固加詳也武庚之亂自武王之卜而世固已知之武庚之用其民亦以是卜爲證周公明前卜之驗申今卜之可信以此動衆固所以用之也聖人之兵固有必勝之道隨機應變亦人情而已也救撫也界畏也恤憂也予小子王者在喪之稱也害何也叩我也

王曰亦惟舊人亦不亨德眚亦知宣王若勤才矣閔恫我威玠所予亞敬亞極卒宣王國事籍予大愧誘我友苗商矣棗忱晷元予我民予害元亞于奔宣人國玠貞矣亦惟用勤恫我民若大厥予害敬亞于

壽寧人貞叢休戚

舊人謂其嘗事武王既爲舊人宜有遠見先王之勤勞事當備知之天道之不可推者謂之閉武庚之亂非周之所宜有所謂閉也夫天之閉欲使我知畏而有成功之地則我何可不卒先王之業今誘多方而不用威罰實以大化使之天輔我誠必考於民而後我聽天之勤畏我衆亦若人之有疾吾爲先王之世其可不虔天意終畢先王之功以此感動舊人將以動其心耳大化之誘能加此乎悶閉也棐輔也忱誠也周書自大誥後一篇之內

而屢稱曰王者申言之也

王曰若咎朕元逝朕之難日息若乃徒室无底金乎
學鹵亞肯坐張圃構耳父菑耳學鹵亞圃困張圃獲
牛乃翊元圃曰子大後亞弃至羈子害敵亞越印救
寧王大命若兄乃鹵大友伐身學民教元勸亞救

昔昨也如昨之意其行已久由日思艱大之言故
爲反覆詳究辭父作室已有成算而子堂之不建
室將安結又如耕作子猶播之不繼況成而穫父
之敬謀田宅其肯自謂子孫將無弃此基業以此
當知先王所以望吾子孫之意不可不及吾身撫

先王之命終畢其功且父兄之友朋攻伐父兄之子爲之臣隸將以父兄之故勸其伐而不救其子乎抑以父兄之故而其子之云救乎此以武王辟諸父兄成王爲父兄之子諸侯爲父兄臣隸商人爲父兄之友喻以天倫之義以解諸侯之惑則周公之征伐武王之效命皆所當務不可得而已者構結架也蓄耕治也播下種也穫收刈也

王曰緝虜歸才亦屢耑商越亦馭耑爽耑繇拯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亦耑它啟易金殲今元斧猷耑周耑惟大耑人挺以胥伐耑年室亦亦亞知

天命亞易子芻忘曰天惟蓂殷若嗇夫子害教亞只
舛晦天亦惟休于壽寧人子害元極口教亞于勿衛
寧人大指曷土改今口并吉羈舛挺呂亦東延天命
亞替口教惟若茲

肆恣也肆哉以諸侯之論爲恣而非法也與明也
明國有賢乃有十夫能知天意所在豈非天輔我
誠爾亦何敢慢天之法今周有大災害彼大作難
之人與其強鄰共伐爾室爾亦安得不知是事且
天命之不可易我永思之天將以我治殷如農夫
之去莠則何敢不終我畝天之寵我寧王則有元

龜之兆在我安能窮此卜事既爲天之休命其敢
不從以循前人撫疆域之所至況今卜之又吉故
東征而不疑天命無有僭差卜之所陳如此觀於
先王之卜可以決知今卜之驗前卜之信今卜豈
不信乎卜之所陳蓋天降命云爾三監之起此王
法之當誅而不可緩者觀於大誥之語蓋周公東
征而諸侯不以爲善寧以天下久苦紂亂厭於用
兵以爲武庚無能賴三監爲之助觀周室之仁義
謂可修敬而服是乃習於仁義之說不通其變周
公自以我之不辟不可以告我先王則其東征之

初衆人固不識矣以大誥之哀念鰥寡不叩自恤
東征之役其可緩邪大誥以卜明民而斷以十夫
子翼十夫素爲天下信其一時之望乎

敬孚山命

王若曰繇殷王元孚惟乂古宥惠爲取統承先王攸
丕札物筮圓于王冢與或咸休與去亡寤解虜專祖
咸湯亨與聖廣困皇矣眷右挺衆身命故民呂寬除
丕表獻珍加考皆惠率後裔亦惟踐攸身繇舊乃令
眷憲眷亨孝肅龔神人予嘉專惠曰竺亞忘上帝皆
歌下民祗叶首建亦于上公祭絲東夏欽才建專專

言峇粵舩命衛繇箕冀呂蕃王室弘粵劉祖律粵十
民曾媛身位毗子戈人亶亶言惠方苗徒式昇戎大周
亡數非庫徒才惟休亡替朕命

元子孺子也稱之子賜之命謂宜爲殷後也微子
爲商世孺固矣紂已越次而立代殷之治不可易
也故因武庚之叛更封殷後以正商祀先王之於
前代已然之事其不好爲異論如此崇德尊義也
象賢繼世也考古崇德之意故傳後以象前人之
賢先王國雖已亡猶世其統使修治其禮樂而無
廢墜於後萬世得以有考天子待以客禮不敢臣

也國不廢絕先王之後而先王之禮樂不失其傳
與國咸休俱有無窮之美也不名微子亦不臣之
義也齊一也淵深也齊聖廣淵湯以此德格天而
受命者行其寬政除夏桀之邪虐功見於當時德
流於後世者爾能修行其道休美夙聞恭謹全身
克終孝道齋以祀神敬以臨下故我謂爾之德篤
而不已可以享上帝可以和庶民故命爾爲上公
正此東方之國訓以施教汝賢宜布此論服命建
官之事不可輕者循典常以修乃政所以懋王室
之治進乎成湯之道安國治民之本也身安國治

而後可以毗助王化後世仰爾之德天下惟爾之法而王室賴以無厭此我命爾以休美之道不可易也武庚初誅而立微子於宋成王周公急於存商如此微子之命初無一語及於商亡與武庚之所以誅其論成湯亦不言代桀之事重傷微子之意可謂慎矣告戒之語緩不迫切可以想知微子之德先王不臣之禮矣書序命微子代殷後商之亡也微子固不立當微子之去商人知商之滅武庚之立固其理也求於商書去商之始微子固以存商自任父師之告亦以商祀責諸武庚之亡

卒爲商後古人慮事之遠出處之際未易輕論其德爲可知也初武庚之立仍居朝歌微子更封宋公其國在應天府宋城縣亦商故地亳都之圻內也

書古文訓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